

# 搬火山

· 劉先昌 ·



左側站立者為作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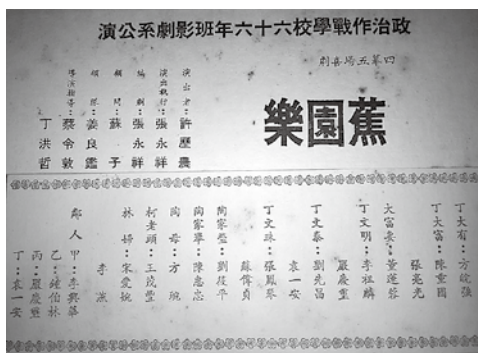
早年當過軍人的，沒有不知道「搬火山」這個名詞。它是記憶中令人難忘的小吃小聊，但卻是在緊張生活下的鬆馳，是天地南北胡扯亂蓋的共聚，更是「軍令如山唯有服從」壓力下的解脫。

軍人從學生開始，那一身制服，已然制約了個人的言行舉止。臂上的槓槓，更能定出你有多大的發言權！在校區裡，全校長官、學長都可以指揮你，回到系上，兇如惡虎的直屬學長更是剋星，你能做的就是「是！不是！沒有理由」！

受完三個月的入伍訓，一趟夜車在清晨把我們送回北投。下車整隊步行，校門口已有列隊的學長姐迎接，

但觸目到「入伍是練鐵，返校是練鋼」的標語，心知不妙，果然本影劇系另創一個「新生三週」磨練；於是，課間、晚上就是學長發威的時候，能熬過這個階段，才算被列為系上的一員。學長演出，我們必須跟戲。說得好聽一點，就是從搬舞臺道具、調整燈光音效，到導演指導走位及觀戲一系列過程，另一就是當苦力搬重物，攀高調燈光，爬低移動佈景，一年級嘛，就得做所有雜工，這就是學習的過程。

位於西教育區的影劇館，儲藏室有好幾大間，豎立著舊戲拆下來的佈景，堆放著還堪用的大型道具，東西塞得滿滿的，僅能一人通過，我們常在汗水揮發過度時刻，鑽進成堆的佈景中，找到一個空位，紙板一墊躺下



作者畢業於政戰學校影劇系，自軍校新生起，就視「搬火山」為忙碌高壓生活中的絕妙劑，是難得難忘的歡樂時光。

歇息片刻，直到同學呼叫再起身。

一次為招待外賓，有九十分鐘的藝文演出；先是影劇系的話劇表演，再來音樂系的演奏與獨唱上場，我們須在十分鐘內把臺上佈景道具清光，把鋼琴推上臺。於是待命在後臺，幕一落下，搶身而出就分配好的位置，一陣快速拆臺搬離架琴，大約七分半就完成工作，每個人累得氣喘吁吁，還必須裝作沒事樣。

節目繼續，已經沒我們的事了，阿忠招了招手叫我，跟著他出了後臺，他說：「到佈景間去。」於是一齊到達那裡，室內沒有開燈很暗，跟著阿忠左閃右閃進去後，喝！好幾位同學在座，也有現在已成名作家、演員的女同學在場。他們已清出一處空間，擺放了一個矮几，點了一隻蠟燭，几上有著滷菜、涼拌菜、炒青菜，還有乾拌麵，當然紅露酒也倒滿杯子，大夥舉杯互碰而飲，真是爽快呀！

這已是晚自習時間，自治幹部到處尋查，看有沒有閒逛人等，幾次經過我們所在之處，我們就噤聲不語。幹部肯定聽到人聲，但是就是找不到人。幾次尋查未果後離開了，恢復了我們自在的「搬火山」，互相打氣鼓勵。菜如何來的呢？原來老王放假出去，在學校圍牆後面有一阿財麵攤，

就講好，以後要點菜，請他做好遞過牆，菜錢我們會包好丟出來，以後就如此照辦，從來不會有錢數不夠這事，我們在緊迫的時間裡，找到自我休憩的空間，而且不會被發現，真是洞天福地，好不快活，但阿財老闆我直到畢業也沒見過他面！

搬火山源自南部受訓，從預備班上來的官校同學會準備好酒菜，大家吃喝一番。這是革命情感的顯現，不同於家裡飯館的吃法，菜就那幾樣，以花生米、滷菜為大宗，高粱是喝不起的，紅露、五加皮、竹葉青倒是常見，當時好像不流行啤酒，總是在酒酣耳熱之際散夥，凝聚了三軍四校同學情感，也逐漸步入了成人行列。

下部隊後，澎湖冬季凜冽的西北風，那一襲冬季軍外套並不擋冷，全憑年輕身骨撐著。另外就是三個排的資深士官，輪流搬火山。常是汽油桶上架著大鍋，不知哪裡弄來已處理好的野狗，就著中藥、米酒、大白菜燉著，未幾就香飄十里，他們叫著我去吃，我對狗肉有忌諱，但也不忍掃弟兄們的興，於是只吃大白菜，喝兩口酒，就藉故離開。

待了三年時間，在移防回臺前夕，我接到調職命令，同在菊島空軍防砲連同學為我餞行。他選在海軍眷村

旁的小吃攤，帶上他新交的女友，讓兼職的士官長老闆炒了幾個菜，又煮了水餃，仍然配上小酒，盡情扯開發洩，雖然帶有一絲離愁，但也真是愉快的時光。那時我們年輕，他在地女友體貼，家鄉味炒菜可口，水餃飽滿鮮美，這是一個儀式，送往迎來的一個禮數，吃了這一餐，隔兩日我就搭C-119向新單位報到，離開了橫跨三年的勁風、枯草與大海。

一年之後，我再調陸光藝工大隊。這時空軍同學也移防返臺，在木柵路一條巷弄裡，也是退伍老兵開的小館，我為他接風。老兵的川味牛肉麵夠勁，滷菜冷盤香味十足，入口耐嚼，就著酒一口、菜一口，話題扯不完。末了我問他：「女友呢？會來臺灣和你相聚吧？」他悶了一口酒，苦澀的一笑說：「她家有機車行，她是會計兼叫料（零件），離不開的，她要我留在她家鄉奮鬥，我也有困難，就這樣，分手了！」

在星月交輝下，我送他到臺北車站搭夜車回南部，之後，工作也逐漸駕輕就熟，同事聚會都在館子裡，那種不拘地點，把小菜佈滿小桌的搬火山，逐漸離我遠去，直到再也沒有過搬火山，但是那種小酒小菜、情意相聚的快樂氣氛，是永遠忘不了的。

## 謝謝您！空軍！

· 阿盼 ·

「很榮幸在生命中最黃金的年輕時光中，和同我一樣不為外界知名的空勤兄弟手足與地勤同仁，用最熱血的青春歲月去赴藍天的邀請，化成天空中看不見的鐵血長城，捍衛著中華民國。」近日拜讀《編隊飛行：讓戰鬥機飛行員帶你一飛沖天》看到作者群之一的熊楚才教官寫了前述這段話，再看到朱冠薨教官因執行任務而殞命長空的新聞，內心悲慟不已。

對人民的愛、對國家的愛，竟可以讓人帶著赴邀的心情，飛上藍天，獻出自己僅有的生命！究竟是怎樣的生命情懷？怎樣的愛國胸襟？

也許，答案就在朱冠薨教官寫的〈藍天〉裡，「我仰望天空，滿天星，一個人孤獨，前方的道路，只有自己最清楚。這一份初衷，不奢求別人能懂，我想要抓住藍天，所有夢想盡在眼前，背負多少的願，堅定我的信念。我想要抓住藍天，穿越千山和萬水，用盡生命的一切，守護青天白日的家園，我不畏懼站在這第一線，你的笑靨，讓我展翅高飛……。」

我會用笑容擁抱每一天的，謝謝每一個您，中華民國空軍！